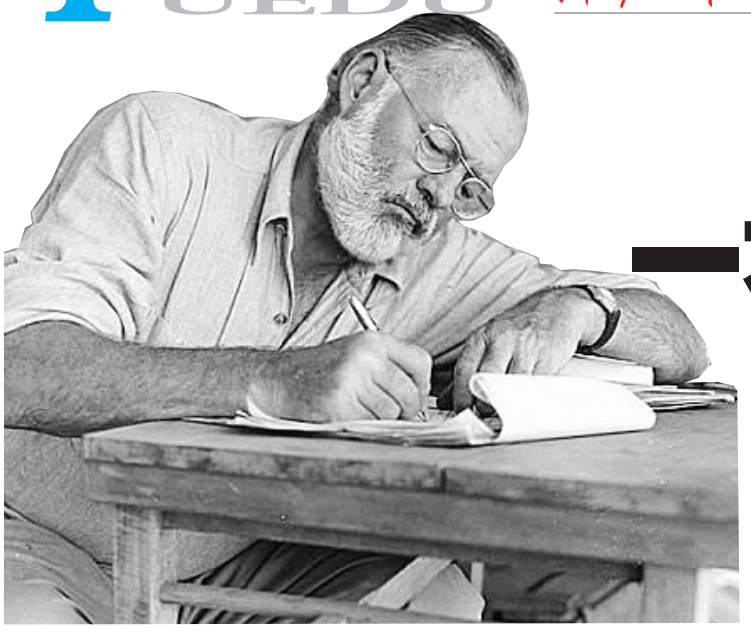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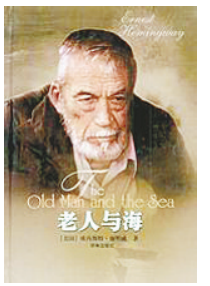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老人与海》：一本关于勇气的教科书



海明威最著名的中篇小说，于1952年出版。它围绕一位老年古巴渔夫，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而展开故事。它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学史中的突出地位，这篇小说相继获得了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。

□臧北

欧内斯特·海明威（1899年~1961年）

美国作家，“迷惘的一代”作家中的代表人物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太阳照样升起》《丧钟为谁而鸣》《永别了，武器》等，短篇小说集《在我们的时代里》。1954年，他以《老人与海》夺得诺贝尔文学奖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与《永别了，武器》被美国现代图书馆列入“20世纪的100部最佳英文小说”中。

作家评介

马尔克斯

海明威是对我的写作技巧影响最大的人——不仅是他的著作，还有他对写作方法与技巧的惊人知识。

马原

文学也有第一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枭雄。比如一战后，海明威出现，在那个时代，无人出其右。

苏童

《老人与海》谁看谁喜欢，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喜欢，他不喜欢那他可能有点问题。

一个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。——海明威《老人与海》

“我只知道这是我这一辈子所能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了。”

1952年3月4日，在给他的朋友兼出版商斯克利布纳出版公司编辑华莱士·梅耶的一封信中，欧内斯特·海明威这样评价自己刚刚完成的一部小说，并随信寄来了尚未经过修改的打字稿，总共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一个字。海明威恳请梅耶仔细读读：

“别的优秀而成熟的作品与它相比大为逊色。我今后还要努力写得更好些，但这会非常困难。请不要以为我头脑发热，……我是一个专业作家，对这部作品心中有数。”

几个月后，薄薄的《老人与海》出版，并迅速赢得巨大声誉，它让海明威再一次成为评论家、同行和文学爱好者关注的焦点。翌年，《老人与海》斩获普利策奖。1954年，瑞典皇家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海明威，以表彰他“精通现代叙事艺术，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作《老人与海》之中；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。”

1899年7月，欧内斯特·海明威出生于美国芝加哥郊区奥克帕克的一个医生家庭，父亲热爱钓鱼和打猎。4岁的小海明威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跟着父亲去钓一天的鱼，而10岁时的生日礼物则是一支猎枪。

1917年高中毕业后，海明威去《堪萨斯城星报》做了一名见习记者。1921年，婚后旅居法国。在一战后的世界艺术的大都会巴黎，海明威结识了两位旅居法国的文学前辈：格特鲁格·斯泰因和埃兹拉·庞德。斯泰因和庞德对他的建议和指导极其重要，这预示着一位伟大作家的学徒期的结束。

1923年至1925年，海明威先后两次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在我们的时代里》。这时已经初步显示出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：简约的语言、淡化背景、省略和暗示，以及零度结尾。1926年，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出版，在扉页上他引用了格特鲁格·斯泰因和他在谈话中说的一句话：“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。”1929年，另一部反思一战的长篇小说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出版。此前，海明威已与第二任妻子返回美国定居。

这两部著作取得了极大成功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命名了一代人，“迷惘的一代”这个说法正戳中了一战后这代青年彷徨无主的心态，于是迅速流传开来，到了后来，这个词甚至被扩大化，每个年龄群都自我指认为是真正的迷惘的一代。而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在艺术成就上要更高，它奠定了海明威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，让年仅30岁的海明威当之无愧地跨入了大师的行列。

“有那么一个时候，对我和许多大致与我们同代的人来说，海明威是一个神。”卡尔维诺在一篇谈论欧内斯特·海明威的文章中说。

1918年7月15日，在法国前线担任《堪萨斯城星报》战地记者的海明威，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三次被炮弹击中，医生从他的身体里取出了237块弹片。炮弹给了海明威伴随一生的伤痛，也粉碎了他原来所抱持的“为自由、民主、荣誉而战”的理想。在《永别了，武器》中，他借亨利之口说：“像神圣、光荣、牺牲这些空洞的字眼总令我困窘……我观察了很久，没有见到什么东西是神圣的，原来光荣的东西也没呈现出光荣，而牺牲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景，不同的是把肉埋掉而已。”

在一片茫然之中，或许我们可以将斗牛士佩德罗·罗梅罗这个硬汉形象，理解为是海明威试图给“迷惘的一代”开出的药方。二十多年后，当佩德罗·罗梅罗进入老年，他将改名为桑提亚哥，他独自在茫茫的黑暗的大海上筋疲力尽地与一条大鱼搏斗：“要保持头脑清楚，要懂得怎么才能受苦也像个男子汉的样子。”

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，次年，海明威赴西班牙从事战地报道。1940年以此为背景的《丧钟为谁而鸣》出版。这部小说拓展了海明威的表现领域，同样是处理那种个人面对命运时挥之不去的迷惘和失望的情绪，但海明威试图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“硬汉”罗伯特·乔丹，找到一个超越个人范畴的属于全体的归属感。该书的扉页题词出自中世纪英国诗人约翰·多恩，据说海明威费了很大力气才在《牛津英国散文选》中找到这段话：

“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完全孤立的岛屿；人人都是大洲的一片，大陆的一部分；如果一块泥土给海水冲走，那就好比一个海角，你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给冲掉，使欧洲少了一部分；不论是谁去世都缩减了我的一部分，因为我同人类息息相关；所以，千万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；丧钟为你而鸣。”

然而，十年之后，我们将会看到，或许是因为经历了更为让人绝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海明威放弃了这种努力寻获的“回到众人”的归属感。

在《老人与海》问世之前，海明威还出版了被加西亚·马尔克斯称之为“他最迷人最人性的作品”以及“最不成功的长篇小说”的《过河入林》，评论家们普遍认为海明威已经失去了创造力。批评家的直言不讳让欧内斯特耿耿于怀。

是的，海明威并不是一个宽厚之人，有时候甚至清醒得偏狭。其实，对批评家的鄙夷早在三十年代他出版的《非洲的青山》中就已经表露无遗，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“冰山理论”，并指责评论家对作家创作的伤害：

“我们有许多办法把他们（指作家）毁掉。第一是经济……再就是他们读批评家的文章。如果他们信了批评家的话，批评家说他们伟大，他们就相信（自己伟大），批评家说他们写得很坏，他们就失掉信心。……他们已经读了批评家的文章，于是，非杰作不写。……批评家使他们丧失了写作能力。”

也正是在三十年代，海明威旅居古巴期间，认识了老渔夫格雷戈里奥·富恩特斯。有一次，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，但由于这条鱼太大，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，在返航途中被鲨鱼袭击，回来时大鱼只剩下了一副骨架。此事给了海明威极大震动。

1950年圣诞之后，海明威突然想写富恩特斯和那条大鱼的故事。于是在古巴哈瓦那郊区的寓所，他开始动笔写《老人与海》，完稿后，他将打印稿附在信后寄给了华莱士·梅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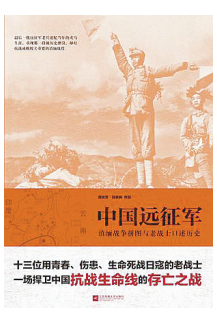
《老人与海》本来是作为海明威正在创作的《海流中的岛屿》（又译作《岛在湾流中》）这部长篇的尾声部分，但他把它单独拿了出来。“……它永远可以作为尾声重新发表；也可以作为我全部创作的尾声，作为我写作、生活中已经学到或者想学的这一切的尾声。”

此后海明威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学作品。1961年7月2日早上7点半，作为那一“尾声”的延宕的回响，在爱达荷的家中，海明威用一支12毫米口径双管猎枪结束了自己迷惘而又痛苦的一生。

在我看来，《老人与海》并不应该算作尾声，这部像骨刺一样短小的伟大作品，是一座欧内斯特所能构造的最为完美的高峰，如同阳光下耀眼的乞力马扎罗雪山，那样迷茫而冷静，而他此前所有的著述和生活，都不过是为了提供一个进入它的通道和途径，就像他的前辈大师欧·亨利式的短篇小说结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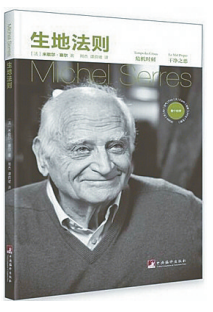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桑提亚哥是海明威自身的投影，那条看不见的大鱼是永恒，那么，这就是一个总是梦见雄狮的清醒的迷惘者与永恒拔河的姿势。

◎一周书单



袁枚芳、吕牧昀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16年10月

在八年抗战的记录中，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从来是鲜为人知的。战士的自述，有血有泪，至情至性，激昂处令人血脉贲张，哀婉处令人泫然泪下，不胜唏嘘。本书呈现了两幅鲜明不同的历史图像：一幅是年轻远征军在大时代颠沛流离的激情，另一幅是退役远征军在晚年时向莘莘学子细说往事的温情。两者互相穿梭交织，把历史活现眼前，让我们看见历史如此贴近人生。



[法]米歇尔·塞尔 著
中央编译出版社
2016年9月

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今天的地球——我们的生活空间。作为著名社会学家，米歇尔·塞尔以浓墨淡抹的笔触，以重口味的形态呈现出人类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人在不同阶段与大自然发生的不同的关系，从生理本能到膨胀思维的占有欲，向读者展示出一个有性格的生物圈。《生地法则》一书，由原版书的两本集成一本。原版的两本书分别为《危机时刻》《干净之恶》。

[日]伊坂幸太郎 著
南海出版公司
2016年11月

日本新任首相在仙台街头被暗杀，警方立刻认定一个叫青柳雅春的人是凶手，青柳被迫逃亡……《金色梦乡》是伊坂幸太郎的代表作，日文版销量突破114万册，堺雅人、竹内结子主演同名电影。对于创作初衷，伊坂幸太郎说道：“人类有多不成熟、这个世界有多艰辛，不用说也知道。如果读者读了《金色梦乡》会感到‘虽然艰难，但明天也要努力’，我就满足了。”